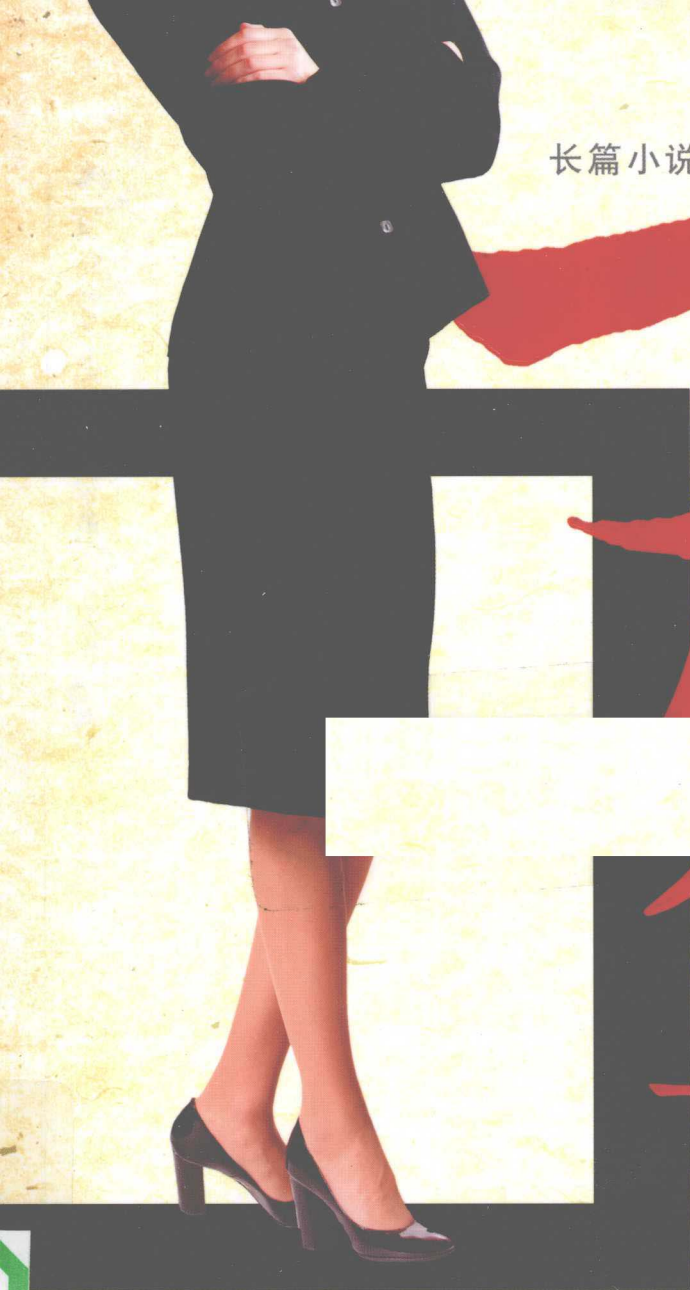


长篇小说

女处长

千里烟作品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女处长

千里烟作品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处长 / 千里烟著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 2010 . 6

ISBN 978-7-80244-759-2

I . ①女… II . ①千…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07285 号

女处长

- 作 者 千里烟
责任编辑 刘 刚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xiandaibook.com
电子信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1 / 16
印 张 17.75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44-759-2
定 价 27.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第一章

0

在香樟学院，辅导员是一个人人可欺的群体。

辅导员的直接领导是学生工作处，也就是学工处。所以，“每周一训”是处长必不可少的科目：哪个系的学生喝酒闹事啦，哪个系的学生做广播操差巨多人啦，哪个系的宣传板报没办啦，哪个系的学生使用大功率电器差点造成火灾啦，等等，这都是学工处长训斥的内容和范围。但辅导员不仅仅只属于学工处，他们还属于教务处，为什么呢？学生总不能不考试吧？涉及学生的各种考试安排及补考作弊之后的处理等等，教务处就要找辅导员了，辅导员得把这些消息通知下去。辅导员也不仅仅属于教务处，他们还属于后勤集团，学生们不能说不吃饭吧？吃饭，就要去食堂，食堂就属于后勤集团的一部分，还有校园超市什么的，更重要的，学生还得睡觉，宿舍也是后勤集团所辖的。辅导员也不仅仅属于后勤集团，他们还属于保卫处，哪个学生打架闹事偷鸡摸狗，保卫处的一帮人看着呢，发现是谁的学生，第一时间就会通知到学生的直接领导辅导员。辅导员也不仅仅属于保卫处，他们还属于招就处，如果说香樟学院是一片湖泊——当然，不是指学院里的香湖，这仅仅只是一个比喻——或者，往更大一点说，香樟学院是大海，招就处就是进海口和

女处长

出海口，主管进和出，就像人类的嘴巴和肛门。首先，招生办公室把学生们吃进来，不，招进来，学习几年后，不管有知识没知识，再由肛门像拉大便一样地拉出去。不，拿到毕业证书之后，就业办公室再推销出去，为社会做贡献。你能说，招就处这个部门不重要吗？

所以，身处招就处的金一轩与当时的辅导员姚晓木打上交道就是很自然的事儿了。

那是一个空气清新的早晨。大概早上7点吧，头天，金一轩是在学校过的夜，当然，不是床上，而是桌子上。招生办公室里的小赵和小杨住着香樟学院的集体宿舍，两人闲着无事，下班后邀请金一轩去宿舍斗地主。此刻的金一轩，刚毕业分配不久，光棍一个，看着那两位挑衅的目光，说：“斗就斗，谁怕谁。”三人一拍即合。当时，香樟学院青年教职工的集体宿舍在校园的槐花大道的角落，一楼。从槐花大道的巷口拐出去，穿过槐树林，就是学校的一个小操场。每天，小操场上晨练的人很多，有校外的老头儿老太太，在那儿金鸡独立，或者舞刀弄剑；有校内的退休教师，慢悠悠地跑步。金一轩和小赵小杨鏖战一通宵后，从窗外发现一群列队跑过的学生，咔嚓嚓，咔嚓嚓，脚步声非常有频率。学生们穿得不多，精神抖擞。有的女生马尾辫在脑后一甩一甩的，身上洋溢着无限的活力。

金一轩决定离开烟雾缭绕的集体宿舍，去槐花大道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握着拳、蜷着两臂的金一轩边走边做着扩胸运动，出楼门时正好与落在队伍后面的姚晓木撞了个正着。那天，姚晓木也是扎着个马尾，穿着一套纯白运动服，步态优雅地慢跑着，整个身影透着一股子骄傲的味道。金一轩用“骄傲”这个词是有依据的。这与姚晓木当时所处的背景有关。你想啊，当时的槐花路可是香樟学院的一景呀，每逢夏季，那里的叶，绿得让人心疼；那儿的花，白得让人掉泪。此时虽然槐花还没开，但夹杂在槐树丛中的丁香花却开了，那可是整整一片紫，就那么张扬肆意地被那片绿裹挟着。站立天空下，清纯而成熟、神秘而清新。动

态的年轻的活力的美好的姚晓木就这样跑进这幅画中跑进金一轩的视野里了。除了“骄傲”这两个字，金一轩确实再找不出别的词来形容姚晓木脸上的荣光——学生还青涩着，哪里会有这样的自信和底气？当时金一轩就明白了，她，是辅导员。

从来，金一轩就不是那种见了美女不要命的人，但是，昨天处长大人刚对他发过一个指示，说各个系的学生职业意愿调查表要尽快分理出来下发各系。全校有十个系，每个系每个辅导员所管的班和人数不等，想一想这差事，金一轩就觉得头大。前面不是说过吗？辅导员不仅仅属于学工处，也是属于招就处的，而金一轩就是招就处的。这么说，作为辅导员的姚晓木也可以是属于金一轩的，金一轩当时脑子里的逻辑就是这样的，他并不想如此唐突地向姚晓木表示什么好感，他只是想在处长上班之前，请姚晓木帮他一个忙，派几个学生帮他去分理一下调查表而已。

“请问，你是不是辅导员？”金一轩已经停止了扩胸动作。

“有什么事？”姚晓木停了下来，但还是在原地跑着，所以，金一轩面前的姚晓木是动态的和充满活力的。

“我是招办的，姓金，想找你借几个学生去办公室帮个忙，有点急。”金一轩说。其实，事情也并非有他说的那么急，只是，看到学生就想能否找他们帮忙，自己也好省点事儿。

“……哦？你就是总在校报上发表诗歌的那个金……金什么来着？”姚晓木仰着头，右手放在脑门上，好像那是校报的一块版面似的。此刻，那块版面在金一轩眼里比《人民日报》的分量还重要。仰着头的姚晓木将面部曲线完整流畅地表现了出来，当然，是无意的。

“金一轩。”金一轩补充道。

“原来是大文豪啊，幸会！学生帮忙没问题，不过，我要带他们跑完五圈再去，如何？这是一帮懒家伙。”

谁说爱好文学没有用？十年前，爱好文学就是一层耀眼的光环，它可以让你姑娘对你产生好感，可以让你名声远扬。听听，姚晓木对金一轩

女处长

的评价是什么？大文豪！她对学生的评价是什么？懒家伙！金一轩还能说什么呢？人家姚晓木周到着呢，哪一头都不误。他点点头，说：“谢谢，谢谢，请问你的名字是……”

“我姓姚，姚晓木。春眠不觉晓的晓，树木的木。”姚晓木的膝盖又开始动起来，开始了原地跑步，然后，向学生跑的方向奔去，身后留下这样一句话，“跑五圈就去。”

看着姚晓木像一头矫健的小鹿跑远，金一轩的心里倒仿佛闯进一头小鹿，把他的五脏六腑撞得生疼。唉，这个姚晓木，姚晓木！金一轩只是连连叹息，也说不出为什么。他站在那片槐树下，觉出了这个清晨的不同。同时，心里也有了一些奇怪的念头，觉得这个姚晓木有点特别，日后一定会有大的作为。第一，这个女孩，自身条件非常好，高挑，身材不胖也不瘦，一看就是那种能给人留下很好印象的人，健康的人，正常的人。所以，这一类人，是容易被大众被领导接受的。第二，这个女孩喜欢笑，即使面对陌生人。她礼貌，谦和，不轻易拒绝别人，喜欢帮助别人。第三，这个女孩有自己的原则，有条不紊，不太容易受他人左右，但是，处理问题又很恰当。姚晓木啊姚晓木，不知怎么的，金一轩又叹了一口气，以前，他还从没有如此近距离地深入研究过某个女孩，今几个是怎么啦？他摇了摇头，慢慢向办公室走去。

如果说这是金一轩人生的第一次青春期萌动，是一点儿也不过分的，他开悟比较晚。若干年后的金一轩回想起与跑步的姚晓木对话的场景，记忆还是那么真切，也许是丁香花的缘故，当某段记忆里揉进了色彩和芳香，那它就能变成一幅永不褪色的画。

大学校园里的风景就像挂历一样一页一页的，里面有清纯活泼的少女，也偶尔会有金一轩这样未老先衰老气横秋模样的人。远看金一轩，穿高跟鞋 170 公分的高度，怎么看，怎么都不像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招就处办公区在香樟学院行政办公大楼的一楼。每每到了招生时节，这儿就是一个“灶里不熄火、路上不断人”的地方。电话铃声时时刻刻都在响着。金一轩的办公桌在 105，也就是说，只要一跨进行政办

公大楼，就能一眼看到金一轩坐着的背影。平素，金一轩的工作就是接电话联系一下自己所负责的各大招生区域，然后，从图书馆和网上找点资料办《招办简讯》，也算不上什么刊物，只是作为一个各级领导检查招就处工作的窗口。虽然金一轩骨子里渴望办的刊物是类似《人民文学》或《诗刊》的纯文学，但目前至少在香樟学院，这个理想还是天方夜谭。

大约过了20分钟，姚晓木带着三四个学生来到了105办公室。在姚晓木到来之前，金一轩以飞快的速度做好了清洁，并且还在行政办公大楼前的花盆里掐了一朵叫不出名字的花插在喝水的玻璃杯里，这是一朵沾着露水的花，虽然从花盆移到了玻璃杯里，但是，可千万别低估这朵花的分量，金一轩的心就是它新的土壤，它含蓄地为他表达了一种感情……

当然，这都是十年前的事儿了，如今，姚晓木已经成为了金一轩的夫人。

第二章

1

香樟学院院长周海林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加上一头白发，看上去和蔼慈祥。所以，在香樟学院，只要一提起周海林院长，没有不尊重的。之所以说周海林重情重义，是有事实依据的。有一个故事在香樟学院成为美谈：据说，周院长年少的时候有一个初恋情人，名叫林语秋，家境贫寒。为了林语秋能完成学业，当时也在读书的周海林私下里竟然去卖血，一直供初恋情人读完书。本以为毕业之后两人能洞房花烛，可没想到林语秋竟然变了心，在结婚前夕丢掉工作与一个师哥私奔，气得当时的周海林几乎吐血。这样的事，周海林还是熬过来了，时间一晃过去了几十年，周院长结了婚，有了儿子，也当上了院长，没想到林语秋有了麻烦竟又找到他。据说，林语秋离婚后一个人过，也许是愧疚，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没联系过周海林。后来得了癌症，想求生，没医疗费，于是拖着病体来到香樟学院找到周海林。办公室里，周海林看着骨瘦如柴的林语秋，不停地叹气。他不顾老婆的反对，几乎拿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可最后还是没能挽回初恋情人的命。

这件事是因为周海林的老婆蒋林跑到学校里闹大家才知道的。蒋林知道自己的男人是好男人，只是她觉得为这样的女人付出这么多不值

得。当时周海林也没说什么，任凭老婆哭闹一番。这件事倒没给他造成什么负面影响，只是，林语秋已经死去了。

这个故事本来与香樟学院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因为一个人，这个故事，以及这个故事中的人就活过来了。

谁呢？姚晓木。

那是一次年终教师表彰大会，周海林给优秀辅导员发荣誉证书。初次见到姚晓木，第一眼，就把周海林吓了一跳。他以为年轻的林语秋站在他面前呢。定了定神，才发现眼前这位女子是香樟学院的辅导员姚晓木。

那个时候，林语秋已离开人世了，还欠着周海林的十几万债务。周海林从给林语秋钱的时候起，就没打算让她还。他只觉得自己是上辈子欠她的了。而在周海林与林语秋之间传递医药费的人是谁呢？是院办主任苏明铭。当然，这也是苏明铭对周海林怀有敬意的原因之一：每次给林语秋医疗费，或是去医院看她，周海林都是委托苏明铭，他不露面。他并没有把自己看做是林语秋的恩人，苏明铭也对周海林间接地表示过躺在病床上的林语秋想见见周海林的意愿，可周海林拒绝了，他对苏明铭说：“小苏啊，谢谢你，医院那边差钱的话，你就跟我说一声，可是，现在，我只能做到这一步了，我不去，也不方便去。”苏明铭心里猜测周海林：他还是爱林语秋的，只是因为她把他伤得太深，所以，不愿意去面对她。或者说，看着气息奄奄的林语秋，周海林的内心里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有一件事情一直横在苏明铭的心里。

在代替周海林陪护林语秋的日子里，苏明铭看过林语秋的相册，从婴儿到中年，记录了林语秋成长的历史。当看到林语秋青年时期的照片时，苏明铭忍不住问了一句：“这个，是您年轻时候的吧？”林语秋点点头。苏明铭说：“您特别像我们学校的一个同事。真的，我还以为是她。”林语秋也来了兴趣，她从病床上掀起身，说：“是吗？我出院了一定去看看，看她和我有像。”苏明铭说：“这个不难。您好好养病吧，争取

女处长

早日康复。”说这句话的时候，苏明铭的思想已经飞到了姚晓木的脸上，他心里说：姚晓木，你真该谢谢你妈，让你生着这张脸。你的运气来了。这就是当时苏明铭的第六感觉，他觉得姚晓木肯定能出人头地，就因为她的外貌。

林语秋想上厕所，苏明铭扶着她去卫生间，恰好在走廊上遇到当医生的老婆贾翠林。对于苏明铭的一副奴才相，贾翠林早有耳闻，乜了一眼，也不搭理，一阵风地从旁边飘走了。回到家，贾翠林和苏明铭大吵了一架，贾翠林骂道：“奴才就是奴才，真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竟然扶人家女人上厕所！丢人不丢人！”

苏明铭看着她，一言不发。

贾翠林说：“你丢人就走远一点啊！在我医院里，我的脸往哪儿搁？”

“心底无私天地宽，你就积一点德吧，人家也活不了多久了！”说完，苏明铭关上房门不再搭理。

2

林语秋离开人世的时候是个冬天，走的前一天，气色和心情都很好，她拨通了周海林的电话，说想唱歌给他听。当时周海林正在开院长办公会，会场里烟雾缭绕，有一种杀气腾腾的味道，他说了几句就将电话给掐了。会开完后吃饭喝酒，喝得醉意醺醺的，回家后倒头就睡，手机没电自动关机了都不知道，等第二天上班充了两格电开了手机，才得知林语秋离开人世的消息。那一刻，站在办公室窗前的周海林流泪了。窗玻璃成了一面恍恍惚惚的镜子，他看着化在玻璃上的白发，觉得韶华逝去就是一瞬的事，真是人生如梦啊。

后来，因为此事，周海林捐款为他人治病的事迹上了H省都市报，只不过，在事迹里面，林语秋被描绘成一个陌生人，这样，周海林的形

象就光辉起来。当时在香樟学院激起了强烈反响，师生们对周海林的人格和胸怀油然而生敬意。不过，周海林一直十分低调，他拒绝了来自全国各地媒体的采访，闭口不谈林语秋。老婆蒋林倒是时不时将收藏的报纸拿出来嘲讽他一番，说：“这可都是我家的钱哪！你这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家伙！这都是年轻时候惹的风流债！”

再后来，他偶然见到当时还是辅导员的姚晓木，心里有了一种特别的感觉，大概是因为林语秋已不在人世的缘故，他想把对林语秋的愧疚在姚晓木身上做些补偿。这真是一种奇怪的心理暗示，假如姚晓木不酷似林语秋，那么，即使姚晓木长得再漂亮，他周海林也不会对她多看一眼。人哪，都是怀旧的动物，说起来，还是心里没有放下过去的那段情。对于姚晓木，周海林明白，那种感觉不是爱，而是长辈对晚辈的怜惜。有一天，他竟然主动对前来向他汇报工作的学工处长李先进说：“听说姚晓木是个很不错的人才，你可得好好培养。”

当时的学工处长李先进一愣，很快明白过来，说：“周院长真是火眼金睛啊，姚晓木是我们辅导员中最出色的一个，为了做学生工作真是绞尽脑汁，您一定看了她在校报上的专栏吧？反响非常好！我们正有提拔她的意思呢！这不，报告都写了，没敢拿上来。”

周海林对校报上的专栏有点印象，没想到就是姚晓木写的，有点后悔没好好看，他接过李先进的话头，说：“你呀！这么好的同志，还等什么！”

香樟学院上方的天空一直阴沉着，没有乌云，但整个天空却显得心思重重，将天光都给拖累了，悬在人的头顶，既不压下来，也不上升，让看到的人心里郁结着一股憋闷情绪。阅历丰富的人会自言自语地说：快下雪了。家里的大白菜可要备一点儿，雪下下来的话，菜可就要涨价了。再过了那么几天，雪果真大把大把地就下来了，松松垮垮的，眼看着就把校园里的空地占满了，最后，还爬到了树上。

姚晓木被周海林叫到办公室里谈话。是周海林直接电话通知她的。姚晓木觉得奇怪：周院长找她，会有什么事呢？自己好像并没有什么出

女处长

格的，心里这么想，嘴里没有说出来。

那天上午，姚晓木手上拿着 28 页打印稿——她的辅导员年终总结发言。开会前李先进处长再三强调，发言注意掌握时间，每人不超过 5 分钟，然后，李先进意味深长地看了姚晓木一眼。姚晓木不是傻瓜，既然领导不愿意多听，她何苦多费口舌呢，于是，靠在沙发上删起来。文章这东西就这么奇怪，写不出来的时候，都是垃圾；写出来的，哪句话都是宝贝，删哪句都舍不得。左右为难之际，姚晓木的手机响了。

辅导员们正逐一声情并茂回顾自己艰辛的育人历程，会场气氛很是感人。姚晓木拿出手机，学校内线，陌生的电话号码，但她知道，绝对不是财务处的，财务处的号码她已刻骨铭心、滚瓜烂熟。因为，她还有外出帮招办招生的欠款没还。电话也不是人事处的王元力处长，那个姚晓木假装暗恋已久的帅哥；当然，更不是那个整天与她一起吃零食的校报主编龚紫燕。

犹疑时姚晓木慌忙接听，竟按错了键，把对方的电话给挂了，只好拨过去。

“喂，请问，您是……”姚晓木小声问。

“哦，你是姚晓木吗？我是周海林。”对方是个男中音。

“周海林？”姚晓木反问道，“周海林？”她在脑子里极力搜寻这个名字，一无所获。倒是李处长小声说：“是周院长，周院长找你！”

看着李先进的一脸严肃，姚晓木想笑，还没笑出声，对方说：“我是周院长，你在学校吗？”

“啊？在，在，您有事找我吗？”姚晓木结结巴巴。

“哦，你有时间的话，现在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和你谈件事。”

“哦，好的，好的，我马上去。”姚晓木把脸转向李先进，“周院长找我，我去一下。”

李先进说：“快去快回，你还要述职。”

姚晓木的脑袋如她的名字一样：木木的。姚晓木属于特别没有心计的那一类人，也可以说没心没肺吧。自认为心地善良而纯洁，没做坏

事，所以，心安理得，她不知道害怕。

要进周院长办公室，必先通过院办校报编辑室龚紫燕办公室门口。龚紫燕看见姚晓木，忙跑出来搂住她，说她怎么又瘦了真是越来越漂亮了等甜言蜜语，姚晓木很是受用。姚晓木从来不在人家表扬她的时候打断对方，等她说完，姚晓木对龚紫燕悄悄说：“周院长找我。”龚紫燕异常吃惊，以同情的眼光看着姚晓木，努努嘴，说：“在里面。”然后，她把右手掌直立，寻找姚晓木的右手，说：“茗*姐姐，祝你好运！”龚紫燕是在为姚晓木担心，因为，像姚晓木这种级别，是不能擅自见院长的，而一旦被召见，意味着必将有重大事情发生。

挨批是最常见的。

3

周海林办公室的号码是520。520，吾爱你。没想到这么浪漫的数字竟然被一个白发苍苍的老院长所拥有，站在门口，姚晓木想笑。其实，姚晓木不知道：周海林的白发是家族遗传，周海林虽然有一把年纪，但他并没有姚晓木所想象的那么老。周海林的白发里百分之五十的比例与年龄无关。不过，周海林从不染头发，他从心理上无法接受染发剂，认为那是对头发的亵渎。

周海林的办公桌上摊放着一张校报，姚晓木写的那篇文章正在他的眼皮底下。昨天他从报夹上找来报纸，细细看了，没想到姚晓木还真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一边看，周海林一边点头。将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如此生动活泼的文章中，周海林还是第一次看到。看来，这丫头不能小瞧。当初自己是凭感觉对学工处长李先进说的那番话，没想到还歪打正着。周海林正为自己的伯乐眼光而得意，觉察到门口有动静，只是

* 茗：在湖北俚语中有“愚蠢”的含意。

女处长

不见人影，猜想姚晓木已到了，于是面朝门口，说：“请进。”

周院长办公室的门露着一条缝，听到“请进”，姚晓木忐忑不安地迈了进去，最先看到的并非周院长的脸，而是一张巨大的老板桌，油光可鉴。

周海林的办公室很大，大概是姚晓木办公室的三倍。他的办公桌也很大，距离门口很远。姚晓木站在门口，人倒是想走近，可脚仿佛被钉子钉住一样，挪不开步。周海林说：“来，坐吧，晓木。”

姚晓木相信那是她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大桌子。在此，姚晓木无法用具体数据来描述桌子的长宽高，但她敢肯定，桌子的原材料绝对是鸡翅木，而且是非洲鸡翅。姚晓木在老板桌边的一张皮椅上坐下来。周院长笑了笑，并没有看她，他在整理手里的活儿，等姚晓木坐定后，他终于抬起了头。

“晓木，坐，坐。”周院长已经抬起头，微笑着说。

姚晓木听见周海林叫自己“晓木”，当时就有点快傻掉的感觉。从内心里讲，周院长喊姚晓木为晓木，是不合适的。姚晓木也很不习惯。她不知道周院长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畏畏缩缩地坐着。周海林早已起身，为姚晓木倒了一杯水。这个时候，姚晓木心里越发打起鼓来：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院长要炒我鱿鱼？可怜的姚晓木在香樟学院没受过什么恩宠，所以，当某位领导陡然对她特别好的时候，她的脑子有点反应不过来，只有从最坏的方面想。

“晓木，最近写了不少文章啊！”周院长说，他的右手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一只圆珠笔。

“您怎么知道？”姚晓木觉得奇怪，按道理，日理万机的周院长是没时间看她的文章的。确实，最近她和金一轩两人比赛似的在省市报的副刊以及校报上发了一些散文随笔之类的小文章，特别是校报上的专栏，据说，在学生中被争相传看。事实上为校报写专栏是姚晓木为解决学生的一些思想问题而苦心设计的，当然，也得到了校报编辑龚紫燕的极力支持。

周海林说：“晓木啊，我看了你在校报上开的情商教育的专栏，很是激动，所以，找你来谈谈。”

姚晓木的脸红了，有些不好意思。

周院长微笑着说：“文章很不错，我每期都认真拜读。学生需要这样的文章来为他们解开心里的疙瘩呀！而且，重要的是，你运用了学生易于接受的方式，不是枯燥的说教。我们学校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人！敬业勤恳。你还记得吗？那次教师表彰大会，是我给你发的荣誉证书。”

姚晓木不记得，但是，看着周海林一脸的热情，她只好点点头。她这是第一次和高层领导这么近距离地拉家常，有些不自然，也弄不清周院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找她来，谈这些，未免也太小题大做了吧？

姚晓木希望能快点解开谜底，她不再盲目应和，低着头不吭声。果然，周院长切入了正题：

“晓木，你以前是琴台中学毕业的吧？”

“是啊，没想到对我的情况您这么清楚。”姚晓木有些吃惊。

“那，你和马松是同学？”

“马松？嗯，我同学。”周院长的问题大大出乎姚晓木的意料。她不明白马松与他们之间的话题有什么关系。

“上个星期我碰到马松，他还提过你，问你怎么样，我说你在学校表现不错。”

“哦。”姚晓木更加狐疑了，不知道马松和周海林是什么关系，“哦，谢谢。”

周海林好像知道姚晓木的心思，他说：“哦，随便问问。”

“现在，你的工作情况怎么样？”周院长话题一转，说。

“还行。”姚晓木还在想马松与周海林到底是何关系。

“找你来，是和你商量件事。”周院长呷了口茶。

“嗯，您说，只要我能办得到。”姚晓木的江湖习气又差点冒出来，她把“两肋插刀”之类的话咽了下去。

“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我觉得你非常适合领导岗位工作，所以，想

女处长

培养你当就业处处长，先调你去招就处，如何？”周院长眉峰扬起，嘴巴微张，等待着姚晓木的答案。

“这……这个……”姚晓木是何等冰雪聪明的女子，从周海林的潜台词和期待的眼神里，她已经知道了答案。但是，她不会说出来。

这个问句，大大出乎姚晓木的意料。姚晓木嘴巴微张，紧紧盯着周院长还未合拢的嘴唇，想问一句：您刚才说什么？但是，非常明显，周院长那句话的回音分明还在她脑子里，姚晓木听得异常清楚，根本用不着再次追问。事实已经摆在那里，她，姚晓木，现在至少已经是就业处长的候选人，只要她愿意的话。激动？不，欣喜？不。只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吃惊，姚晓木没有一点心理准备。

姚晓木说：“这……这个……周院长，我说不好，这事关百年大计，不是好玩的事儿，我不敢乱发言。”

“哈哈，你呀！其实，你不觉得你自己就是最合适的人选吗？”

“啊，我？没觉得……”姚晓木有点儿语无伦次。

H省的天气就是这样，加上周海林空旷的办公室，一股寒意从姚晓木的裤管里钻进来。姚晓木感觉到有一股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力量，宛如一只大手紧紧地抓住了她。或许，这就是传说中的命运吧？她将脚并拢，中规中矩地与周海林并排坐在沙发上，聊了很多。自始至终，姚晓木对周院长的印象非常好。在她眼里，周海林是一个令人尊敬的长者，一个思想活跃开明的领导，一个值得信赖的大哥一样的人。

518办公室的门开着。

姚晓木到周海林办公室去的时候，苏明铭放在文件上的眼睛以极快的速度挪到了走廊上，他一眼瞥见是姚晓木到周院长那边去了，潜意识里觉得这个姚晓木要走运，没想到她的好运来得这么快。对于周海林的心思，苏明铭是知道的：周海林盯上了姚晓木。也不能这么说，太俗，换一种说法，是姚晓木引起了周海林的注意和重视。以后的日子里，姚晓木肯定会得到周海林的提拔和重用，这是毋庸置疑的。